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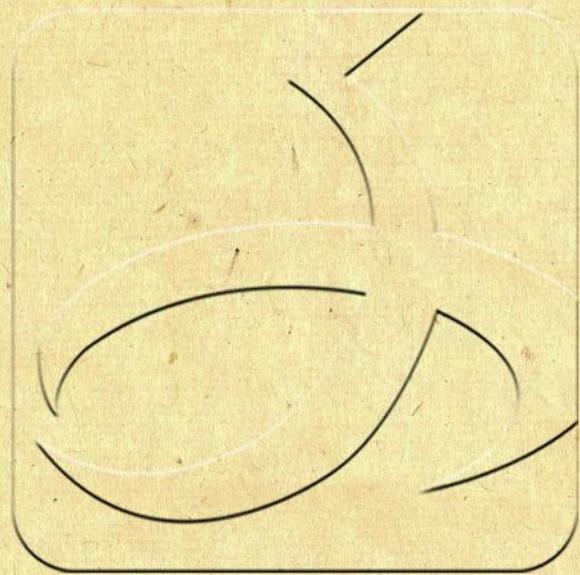
97.662
4421
:9



全集



鹿洲公案



鹿洲先生集

序

鹿洲先生獨坐土室日夜讀書著述余過之曰噫有此安閒自得之一日乎鹿洲笑曰吾所入者皆自得若安閒與否則非吾所知也俄有民自

十里百里至者皆提筐挈榼
悲歎太息言公為政似龍圖
而禍變出意外民等甚為不
服先生笑而謝之且搖手曰
後不可作斯語此非所以愛
我也惠來邑民王希伍年八

十餘矣扶杖行二百里攜米
五升雞子十數枚餽先生而
泣焉曰天乎天乎不圖包公
一至於此余於是嘆先生異
政感及隣封去官之後乃見
輿情不獨潮普兩邑之民為

然矣先生聽訟如神果有包
孝肅遺風每當疑獄難明虛
公靜鞫似別有鈞致之術雖
狡黠訟師積年老賊詞說不
能難夾責不能服者一見先
生即鬼詐不知何往不待刑

而畢輸其情余每怪世人讞
訟全以刑法推敲三木之下
何求不得萬一有差九原怨
痛寧有極乎先生聽斷惟恐
小民不得盡其詞怡色和聲
從容辯折俟其無所逃遁而

後定其是非是以刑者不寬
死者無恨民不能欺而亦自
不敢欺此吾夫子所謂大畏
民志者也使天下司刑之官
皆如先生之公明詳慎宇內
豈有冤民哉先生追思往事

擇其案情稍異者筆之成書
為公案偶紀二卷夫世所傳
龍圖公案吾不知其真贋何
如覺中間鬼事太多不足為
訓且亦有非孝肅公寔蹟者
以鹿洲公案視之似更質而

加之以文卓、乎可傳也人
皆以公忠受禍為先生扼腕
余獨以此為先生賀則搯心
可以對

君父制行可以對庶民求仁
得仁夫復何歎况孟夫子有

生於憂患之說乎先生自服
官以來惟在普得寢食耳未
兩月而普邑大治當道以先
生為才俾兼潮篆奉檄日自
普啓行入潮境沿途相驗命
案者三宗而後至潮邑又當

上年歉收之後五營軍士乏糧半載盜賊遍野行人持梃結隊尚岌岌未必保全豪強奸宄暴寡凌弱竊人之妻鬻人之子爭山霸海奪田侵宅日告愬者一二千人先生極

力整頓籌兵食靖萑苻治豪猾獄訟隨到隨決黎明視事漏下二三鼓而後退食又詞狀簿書不肯假手他人雞六鳴而後就寢東方微白復起視事如是者一載有餘無一

日一時之間斷地方寧靜治
績甫成又有戰船砲臺城垣
營房西穀之大累心血俱竭
尚朔望偕諸生講學談道使
之共興於尊

君親上孝弟忠信之風講畢

課文躬為評隲親友咸勸節
勞曰功名與身命孰重先生
曰吾一日不如此便覺此心
不可以對

君非為名也吾一介草茅受
恩深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余乃知先生之遭阨正造物
所以厚先生而延之命也從
茲得遂志林泉等身著述自
足千秋即使重出勤勞亦多
此一番休養閱歷人情變態
宦海風波未必非憂戚玉成

之一助余所以為先生賀亦
信先生能自樂其樂也潮邑
已臻大治夜戶弗扃民有仁
讓之俗讀鹿洲公案者當知
先生一片苦心不徒以創見
而誇美之也是為序雍正己

酉春日衡山年全學愚弟曠
敏本拜手題



鹿洲公案目錄

潮普邑令藍鼎元著

偶紀上

五營兵食

三究盜屍

邪教惑民

幽魂對質

葫蘆地

沒字詞

龍湫埔奇貨

死丐得妻孥

賊輕再醮人

閩廣洋盜

兄弟訟田

卓洲溪

改甲冊

偶紀下

雲落店私刑

三山王多口

西穀船戶

忍心長舌

仙村樓

尺五棍

林軍師

山門城

猪血有靈

古樞作孽

蜃樓可畏

鹿洲公案卷上

五營兵食

潮陽一縣歲徵民米軍屯一萬一千餘石配給海門
達濠潮陽惠來潮州城守五營兵食無有存者徵收
不前則庚癸將呼非細故也雍正五年丁未承三載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宣逸夫校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荒歉之餘米價騰貴潮令魏君發支兵米至五月之
半止矣其半月不能繼六七兩月將離任又不繼八
月解組大埔尹白君署潮篆九月卒于官好鎮帥五營軍士
半載乏食懸釜嗷嗷民閒岌焉時鎮潮大帥尚公約
兵有法紀律嚴明潮陽海門諸守將皆能得士心是
以諸軍雖極苦而無敢越念大吏以余承乏代庖茲
邑冬十月十八日抵任廩無粒米倉無遺穀軍士多
鳩形鵠面有不能終日之勢適奉憲檄借運鎮平程
鄉倉穀三千石暫給兵餉余曰噫美矣但募舟轉運

上水下灘往返須二十日體恤下情聞者已欣悅矣夫船
運費將何所資轉盼數月又有運還程鎮補倉之費
可遂云長策乎查是歲早禾半收冬稔八分以上設
法催征未必不較便捷也吏皆曰難甚潮人素有健
逋之癖鄉閒居民有糧者少連阡廣陌皆郭內世家
大族之田闔邑鄉紳舉貢文武生員不下七八百人
捐納監生一千三四百人院司道府書吏轅役勢豪
大棍不知幾千百人皆威權烜赫如虎如狼持檄催
糧之差孰有過其宅而問者見之惴惴莫敢仰視稍

有片言獲戾則縛入其家禁閉楚撻否則追至縣堂
叢毆公庭之上由來久矣而嗚差亦遂與和同舞弊
有錢縱釋毫不以催征為意每逢比較拘亡戶餓殍
一二人代責抵塞無有確實糧戶得以見官且比較
輕咎百不當一稍示之以嚴刑則有前任魏使君故
事各役哄堂一聲潰然走散登東山劄石洞二三百
人蜂聚弗返誅之不可勝誅使君無如之何則必歎
紳衿邀豪猾出以好言勸慰然後下山供役如常自
此奄奄不能復振百事皆掣肘不可為矣余曰不然

衙役放恣至此潮邑催科二難

紳衿獨不畏詳革乎上司吏役不畏上司懲治乎勢
豪大棍吾自有二尺此無難也衙役散堂登山則係
不軌亂民吾能禽而盡殺之僉曰紳衿憲役非止百
十抗糧可以詳革必人人入而盡申之安所得許多楮
墨且日亦不足矣余曰噫天下豈有不可化之人哉
我自有良法處置非汝等所知也乃下令闔邑人民
曰潮陽之在嶺東固巍然大縣也沃野平田二百餘
里素號產米之區人物蔚興世家大族甲于潮郡士
大夫明禮義而重廉恥古以海濱鄒魯目之邇年以

先以禮義廉恥動之

胸有成竹

來西成歉薄。急公者鮮。兵糈貽悞。亦出于無如何。今冬稔有秋。閭閻不苦乏食。此亦急公奉上為長吏分憂之日也。五營軍士自五月至今未沾升斗之糧。汝等同鄉共井。非親即故。寧不相知相恤。況設兵衛民。輸賦養兵。古今通義。汝等藉人之力以安疆土。忍坐視其枵腹顛連。而不一惻然動心。歟。茲奉憲檄。借運鎮平程鄉倉穀三千石。暫給潮餉。夫鎮平小邑也。程鄉中邑也。小邑人民尚能急公完糧。以贏餘米粟養活鄰縣。汝以潮陽大邦而乞食於小邑。不亦可恥甚。

乎。況鎮程之粟。雖來汝士民糧米。終須完納。何苦自居頑戶抗欠之名。使堂堂大縣黯然無色。其羞其否。願汝等一深思之也。本縣代庖伊始。專職催科以濟兵食。查向來糧米征收。每石加耗一斗。乃普天通例。今本縣特從寬減。凡納本年糧米一斗。收耗羨五合。減耗至此亦宜急公完納每石耗米三升。納舊年米一斗。收耗羨三合。每石耗米三升。祇僅取足供糧道養廉。奏銷之費。本縣毫不濡染焉。汝等當曲體減耗為民之心。將應納新舊糧米。爭先納完。使十日之內。得以發給兵糈。後此源源。

接濟五營皆慶飽騰之樂本縣實受汝士民賜矣倘
汝等不知情理仍前抗玩不納則本縣減耗無益自
當照舊加一征收再以刑法動之惟有嚴刑峻法以與汝頑民爲難
汝等自度能抗本縣能抗朝廷之法乎縉紳衿監
爲民之望逋糧功令更加嚴切至于勢豪土棍上司
衙役尤不足道本縣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倔强之性
自昔已然況今爲朝廷法吏不能搏擊姦豪伸三
尺之典章無是理也紳則詳叅士則申禡奸棍蠹役
幽囚杖斃而其名下應完糧米卽至家破身亡亦終

亦亦當同首不免干輸納彼時雖欲悔之其何及矣本縣諺叨民
牧有風俗人心之責所最與士民痛癢相關休戚相
共欲代謀安居樂業遂生復性之計不知凡幾此區
區急公完糧分內當爲之事非有所苛求於汝汝等
也也豈皆木石心骨不肯稍聽本縣一言耶試於清夜平
旦反覆靜思必有以慰本縣之望本縣將憑軾而觀
之是時十三都士民以此舉爲異事歡欣趨納者甚
衆而一二頑梗衿監且笑其愚余密遣差役捕致之
每日必有一二登堂者計新舊積欠累累總列一單

問之曰。若肯完乎。多浮詞支飾。余曰。噫。汝真不可化之士矣。今欲詳革汝貢監。則功名可惜。吾不忍也。請暫入獄中。少坐。不論今日。明日。今夜。明夜。但糧米全完。卽出汝矣。而當差復漸有弊。不肯攝衿監到官。余思潮入好訟。每三日一放告。收詞狀一二千楮。卽當極少之日。亦一千二百楮以上。於當堂點唱之時。見係貢監諸生。必呼而問之曰。若完糧否。召戶房吏書賚比簿。堆積案頭。立查完逋。完則獎以數語。揖之退逋。則開列欠單。置之獄俟。完乃出。由是輸納者益

多。而詞訟亦稍減。其半計開徵甫十日。積米盈倉。者遂多矣。給發五六月兵食。先潮陽一營。次海門。次達濠。次潮州。城守營。又次惠來。營輪流一週。復給七八月兵食。果爾源源接濟。前者方去。後者復來。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等月。皆支領足數。至臘月二十八日。而告厥成功。不復有懸欠升斗矣。五營軍士。騰歡感激。不可名狀。潮陽營遊府劉公。海門營參府許公。皆曰。我等平心自揣。苟得支給一半。或止少兩月。則已喜出望外。不圖徵發之神。之至於斯也。自是新歲兵食。按月支

給終余署任無有遲者方立法嚴比之初諸嗇差弊
竇驟塞頗有愠言復以拘到人民不加刑責糧完卽
釋安業又逋賦止問本入雖父兄弟已分析異居
不許波累嗇差平日枝蔓牽連妄拘索詐之術至是
俱無所施其巧而笞杖刑法與凡民一例不得獨輕
久欲行歷任時挾制哄堂故智而余屹不爲動也忽
一日完糧甚稀余正在待給兵食甚切恐催征不前
有辜軍士之望重杖嚴比時更漏初下猝聞亭外入
衆中哄然一聲差役擁擠向東角門走出書吏稟請
人聽聞 奇事駭 舊物

退堂曰嗇差散矣余曰欲上東山耶吏曰大抵然耳
余曰恐城門已閉不得出待我遣人赴營中請啓鑰
大開城門縱之去衆差聞余語怪異皆跣立聳聽其
去者亦稍稍潛集三班頭役二十餘人跪下稟曰我
等願往擒之余曰勿擒也人衆至二三百汝等數人
何能爲且衆差此行乃我明日立功之會何攔阻哉
昇平世界而差役敢于散堂是叛也其所以叛之故
縣令催科嚴也兵食孔亟催科不嚴則縣令有罪旣
已嚴矣則無罪而有功是衆差之叛非叛縣令叛

朝廷也既為朝廷之叛民則縣令明日耀武揚威

率營兵民壯搗東山一鼓勦禽之定亂之勳與軍功

一體議叙其有逃匿在家必按籍搜捕窮治親鄰不

盡獲正法不止所慮崑岡炎火玉石無分不以此時

查點清白恐守法不散之差亦與叛人同罪枉累非

辜情所不忍汝等高聲傳令堂下差役願走者速走

不走者靜聽點名吏白作何點法余曰仍照糧簿喚

比不到者記名便可知是誰為叛矣各各各甲以次

唱名完多者記賞完少者重杖至四鼓雞鳴而畢無

敢有一名不到者余笑曰汝等皆在誰為上東山耶

我昔在軍中視三十萬賊如草芥况東山一卷石直

用鞞尖踢平耳暮夜不知尋死者為誰我亦不記前

過汝等自今以後各深自愧恥勉為守法奉公焉可

也由是諸役皆股栗紳士豪強輸將恐後是以兩月

之間能辦五營半載以上之兵食而鎮平程鄉三千

穀省往來轉運之勞費人心既定頑梗既馴役膽既

破從此催科不復費力也

五營軍士半載乏食乃十分急迫之時勢豪大猾

罪當誅矣

趣甚

在此此非人所及也

其機

仍是

比較妙

足見本事

趣語

豪氣未除

開其生路計其自新

下怒而威于鐵鉞

後來者造化

百千梗法乃萬難措手之地民刁役恣真是無可奈何非有絕大本事未易言濟斯急迫也數行令下民心鼓舞減耗羨戢豪強治衙役開誠布公自然輸將恐後十日而見效兩月而成功豈倖致哉處置散堂一節鎮靜從容尤為非常手段所謂不動聲色而措泰山者歟令君在都門時宰相卿貳以為天下奇才於此可見一斑

三宄盜屍

丁未秋七月十有三日余赴普寧尹初學政也甫月餘有潮民王士毅者以毒殺弟命來告云從弟阿雄隨母嫁普民陳天萬為妾天萬嫡妻許氏妬以藥鴆阿雄致斃十指勾曲齒唇皆青併具有誣告反坐甘結蓋情詞似乎可信也詰朝詣驗空墳無屍士毅利口喋喋直指天萬懼傷移滅天萬舉家相顧駭愕不能出一語余澄心靜氣鞫知阿雄病痢兩月併喚當日醫家問訊灼無可疑熟視許氏腹大如牛三四人

此着狠

奇慘

繪形為許氏開網

扶掖踣踞則九年。蠱病含悲。悽惋亦非復妬悍。鴆毒人也。遍問犯証十餘人。再四窮詰。皆莫知屍在何處。便先定案奇度為王士毅所偷。因呼屍母林氏問阿雄天殤之日。士毅來否。曰邀之不來。復問次日來否。曰來不入我家。過其表姊宅。即去矣。此問極細問姊有夫男與否。曰有子。廖阿喜。年可十五六。即喚阿喜來。問廿八日王士毅到汝家何事。曰遇諸塗。未入我室。問何所言。曰言阿雄死。今埋否。我對曰埋。士毅問埋在哪里。我對曰後邊嶺。即去矣。余拍案厲聲曰偷屍者王士毅也。夾訊之。定士毅案

果服供稱係催乞人乘夜竊發其塚。持之去。再詰其移匿何處。及指使訟師姓名。皆支吾。不以實告。恐有從旁窺伺者。遂將王士毅決杖三十。聲言旋邑。枷示其陳天萬一家。及鄉里牽連人等。既行。釋去。當場觀者數千人。咸以為果完結也。懽呼震天。羅拜匝地。旋輿不半里。密呼壯役林才。語之曰。汝去衣帽。先驅入邑城。疾趨東門旅店。問潮客王士毅投宿幾日。寓何房舍。舍中有一人。縛以來。果擒獲訟師王爵亭。舉動從容。若為弗知也。者謬言與王士毅素不相識。士毅

亦不之顧。詞氣斬截。幾於無閒。可乘度代書認保之。善。尋。証。據。
 處士毅不能獨行。密喚代書及保家訊問。俱稱此人
 同來。則有之。爵亭尚不承認。招給紙筆。令書供詞。則字
 蹟與原狀若合符節。因投三木。真情畢吐。供稱係老
 訟師陳偉度。指畫奇計。偷屍越邑。移埋泮水都烏石
 寨外。其埋處當問偉度。即士毅亦不能知也。因復遣
 役星飛訪緝。弋獲陳偉度前來。則老奸巨猾較爵亭
 深沈十倍。至則切切鳴冤。言陳天萬乃我服弟。此二
 人全無良心。欲以假命陷弟于死。幸遇青天。燭奸如

神。今陷弟不得。又欲移陷其兄。非公龍圖再世。我兄
更。悽。惻。可。聽。
 弟死不瞑目矣。余心然其說。有矜釋之意。見雙眸閃
氣。色。
 鑠。似非善類。偶試之。曰。好訟師也。汝所言有情有理。
 娓娓動聽。若遇他人。百千亦釋。今不幸遇我。而汝又
從。容。得。妙。
 知為龍圖再世。則不必復來相欺。逐一首實。當從原
 諒。偉度愕然。無以應。王爵亭指之。曰。汝我三人在烏
 石寨門樓中商謀此舉。汝援揚令公盜骨故事。教我
籌。畫。周。到。
 等偷屍越境。一則不憂檢驗無傷。二則隔屬不愁敗
 露。三則被告者懼罪滅屍。似實陳天萬弟兄妻妾鄉

保里鄰皆當以次受刑。夾糝糜爛。四則屍骸不出。問官亦無了局。我等于快心逞志之後。開門納賂。聽其和息。莫敢不從。致富成家。在此一舉。五則和息之後。仍勿言其所以然。阿雄屍終久不出。我等亦無後患。迨偷屍更埋之後。三人懽欣痛飲。共稱奇計。謂神不知鬼不覺。雖包龍圖復生。不能審出情偽。今日之事。尚有何言說哉。既遇龍圖。奈何猶不實供。獨使我二人受罪也。偉度尚嘵嘵不服。余復試之曰。汝雖無同謀。却踪跡不謹。王爵亭王士毅。既爲汝弟仇人。汝奈

何在東門旅店與之共坐飲食。偉度出不意。遽答曰。偶然耳。余曰。一飯偶然。連日共飯。亦偶然乎。偉度曰。普邑無多飯店。不得不爾。余曰。汝等連日旅店商量。吾已知之。若果仇人相遇。安有許多言說。偉度漫供。因爵亭等誣害吾弟。我故以好言勸之耳。余復試之曰。汝夜間與之同宿。何也。偉度曰。無之。因復密訊王爵亭窮詰。其夜間止宿之處。房室被帳器皿位置情形。則又在城中林泰家。先後呼到林泰父子。隔別研訊。則偉度爵亭在渠家同宿三夜。絲毫不差。其爲同

謀主使無疑爰行夾訊偉度始供與天萬因祖屋變
價有睚眦之仇藉此播害洩忿是實其阿雄屍埋在
烏石寨外下溪尾深三四尺上斫一樹半截為記隨
將偉度羈禁差役管押王爵亭前至其地一面關知
潮陽令一面移檄塘邊汛弁以兵同往如言掘地四
尺起出蒲席包則阿雄屍在焉昇回普邑俾林氏陳
天萬認明非偽令件作檢驗渾身上下俱無他故王
士毅低首無言陳天萬見偉度而泣曰吾兄何為至
於此吾與兄一本之親無大仇怨即曩因祖業微嫌

兄言欲害我破家蕩產不得留一鋤存活吾以兄為
戲耳不意兄果有此事非兄今日自言吾亦不知禍
從何起也今者吾事已白兄自若奈何偉度嘆曰我
之悞也俯伏不必言矣或勸余將此案通詳則官聲大震
余曰普邑當連年荒歉之後吾泣茲月餘地方未有
起色三宄之罪固不容誅通詳解省牽累多人吾不
忍沽一己之名使民受解累之苦也因將王士毅王
爵亭陳偉度各予滿杖製木牌一方大書其事命鄉
民傳擊偕行枷號四鄉周遊示衆普人快之

爵亭謀淺偉度計深盜骨之策原自不差當具結
哀鳴屍塲喋喋若將天萬舉家刑夾不得謂官之
枉也即使日久昭雪而目前之苦楚已不堪問矣
於此見邑令之不易爲

邪教惑民

○教○風○俗○之○壞○
潮俗尚鬼好言神言佛士大夫以大顛爲祖師而世
家閨閣結羣入廟燒香拜佛不絕于途於是邪誕妖
妄之說競起而所謂後天教者行焉後天一教不知
其所自來始於詹與參周阿五自言得白鬚仙公之
傳經前任王令訪拿挈家逃匿後復還故土亦稱白
蓮亦稱白楊教主大抵係白蓮教是實而變幻其名
爾○提○出○正○犯○
爾妙貴仙姑即詹與參妻林氏也詭言能呼風喚雨
役鬼驅神爲後天教主其姦夫胡阿秋輔之自號筆

峯仙公相與書符呪水為人治病求嗣又能使寡婦

夜會其夫潮人篤信其術舉國若狂男女數百輩皆

拜以為師澄海揭陽海陽惠來海豐之人無不自遠

跋涉舉贄奉束牲酒香花叩其門稱弟子者如市丁

未仲冬十日余自郡旋署始知之則已建廣廈於邑

之北關大開教堂會眾數百各梨園子弟鼓歌宴慶

兩日矣急遣吏捕之則隸役皆畏得罪神仙恐陰兵

攝已而勢豪宦屬又從而左祖庇護乘風兔脫竟不

能勾獲一人余乃親造其居排其闥擒妙貴仙姑窮

究黨與則卧房之中重重閉隔小巷密室屈曲玲瓏

白晝持火炬以入人對面相撞遇側身一轉則不知

其所之亶藏奸之藪也余不敢憚煩直窮底裏於仙

姑卧榻之上暗閣幽密之中擒獲姚阿三楊光勤彭

士章等十餘人復於仙公卧房樓上搜出娥女娘娘

木印妖經悶香髮髻衣飾等物尚不知其何為者余

追捕仙公益力勢豪知不可解因出胡阿秋赴訊庭

鞠之下神奇百出其實無他技能惟恃悶香衣飾迷

人耳目而已蓋愚夫愚婦聞神仙之名先已惶悚懾

服又見妙貴女流無所顧畏而阿秋髮髻脂粉衣裙
宜其煽惑多人
 翩翩亦且左右仙姑共作妖狐娥嬭遂以為真娥女
 娘娘不復疑其為男子也迨入卧房登邃閣拜彌勒
 佛誦寶花經呪燃起悶香則在座者皆昏迷睡倒恣
死有餘辜
 所欲為其悶香亦名迷魂香聞之則困倦欲卧有頃
 書符飲以冷水則迷者復醒所謂求嗣見夫皆得之
真堪切齒
 夢魂恟恍之際按其滔天孽惡雖懸首藁街猶不足
 以洗山川之恨因念歲歉之後鄉民以解累為憂且
 黨與多人必至世家大族牽連無已余體恤民情為

息事寧人之計凡所供拔中菁姓名一盡燒滅免究

將林妙貴胡阿秋滿杖大枷出之大門之外聽萬民

嚼齒唾罵裂膚碎首並歸仙籍其縱妻淫孽之詹與

叅及同惡姚阿三等十餘徒分別枷杖劓懲餘黨一

槩不問使皆革面為人焉足矣籍其屋於官毀奸竇

更門牆為棉陽書院崇祀濂洛關閩五先生洗穢濁

而清明余亦於朔望暇日與闔邑人士講學會文其

際出文會張陂租穀百餘石為春秋丁祭師生膏火

之資正學盛異端息人心風俗蒸然一變鎮帥尚公

大中丞楊公聞之再三嘉嘆且曰可○見○好○善○之○公○不○此教不除害不在容○恨○沒○小通詳正法厥功為大今除民之害不忍沽一己之名使繹綫遍及于鄰封深夜中篝自經溝瀆則保全人名節多矣善夫

仙姑之除大夢初醒一時謳頌之聲徧徹重洋而邑令軫念民風憂悶累日不忍玷他人名節以廣一已聲譽令君不言功誰為令君代言者君子哉

幽魂對質

延○長○埔○上○塘○子○等○鄉○共○築○陂○障○水○輪○流○以○灌○漑○其○田○禍○根○八○九○月○之○閒○旱○江○羅○兩○家○恃○強○衆○紊○規○約○不○顧○朔○日○為○楊○家○水○期○恣○意○桔○槔○奄○所○有○而○踞○之○楊○仙○友○不○服○操○刀○向○阻○弟○兄○楊○文○煥○楊○世○香○隨○之○羅○明○珠○奔○回○告○其○鄉○老○江○立○清○號○名○鄉○衆○江○子○千○江○宗○桂○羅○達○士○羅○俊○之○江○阿○明○江○阿○祖○江○阿○滿○江○阿○尾○江○獻○瑞○等○四○五○十○人○荷○戈○制○挺○環○而○攻○之○楊○學○文○見○父○叔○在○圍○困○之○中○亦○招○呼○三○十○餘○人○與○之○格○鬪○衆○寡○不○敵○仙○友○殲○焉○鋒○不○可○當○大○戰○惹○禍○

文煥等紛紛逃竄世香受重傷不能自脫被擒入寨
內誇示豪雄實以醫藥調劑恐其死也是時署潮令
者為大埔尹白公驗傷通報未訊而歿冬十月十有
八日余攝篆視事庭鞫再三莫肯居兇手者詞證江
拱山謝文卿以格鬪人多刀挺交下實不知為誰詢
之未死之楊世香亦僅知傷已者為羅俊之江阿尾
江獻瑞而致斃楊仙友之元兇亦不能知其為誰也
將江羅兩姓人犯隔別細詢撫之以寬飭之以情示
之以威加之以三木鉤距畢施刑法用盡總以不知

二字抵塞無一人一言之稍有罅漏者余於是亦無

可如何也居數日陰晦淒風慘淡漏下人寂余張燈

坐琴堂呼兩造齊集謂之曰殺人償命古今不易汝

等清夜自思設汝被人殺死而人不償汝命汝為冤

魂能甘心乎汝等所希冀微幸不肯招承者以無人

指質耳我已牒城隍尊神約于今夜二更提出楊仙

友鬼魂與汝質對汝等雖有百喙亦難以掩飾矣命

隸役分攝諸人隨詣城隍廟鳴鐘鼓焚香再拜起坐

堂皇先呼楊仙友鬼魂上堂聽審憑空略問數語謂

階下諸人曰楊仙友在此欲與汝等對質汝等舉頭在此觀之此以手捧心血染紅衣者是已衆人或昂首而儼然觀或以目竊睨惟羅明珠江子千江立清三人低頭不不視若為弗聞也者余即呼羅明珠至正言曰仙友不在此欲汝還其一命汝尚何推諉哉明珠駭顛良久不不能答余曰汝平日利口狡賴今仙友冤魂在茲汝則則不敢置喙其為汝殺死無疑若不實言當刑訊明珠珠服曰吾挺擊其顛傷在偏左仙友之死由鋒刀乃江江子千與吾無涉也繼呼江子千至問之子千不承

余曰汝自與楊仙友辯論子千熟視不語余曰汝不見見冤魂乎魂言羅明珠執木棍傷其額顛之左汝持長長刀刺其胸膛僵于地汝拔刃血隨之湧出當日情形形如此汝尚何容辯哉子千曰是也余曰仙友之死由由汝二人魂所言無枉乎曰無枉矣余曰當日號召多多人指麾令殺者為誰曰江立清也遣役將子千明珠珠入廟中暗處呼江拱山謂之曰楊仙友怪汝汝明知知殺彼之仇不以實告欲沈其冤今與汝為難汝受賄賄幾何即以汝償其命矣拱山叩頭曰殺人者江子

○差○可○謂○指○証○的○確○
千羅明珠主令者江立清奈何以無干之人償其命
乎繼呼江宗桂羅達士江阿明江阿祖江阿滿細加
詢○問○皆○如○拱○山○等○所○言○江○立○清○恃○其○老○也○刑○法○不○能
○再○無○疑○義○
加鬼神不能嚇堅諉不知詰問良久終不承余見其
病甚度不久奄人世乃謂曰衆證明確卽同獄成仙
友○言○禍○由○立○清○終○不○肯○使○活○將○奪○其○魄○十○道○卽○將○江
○兩○言○嚇○死○亦○見○天○網○不○漏○
子千江立清諸人按律定擬解赴大吏甫三日而立
清卒潮人遂以爲真有鬼神也
疑獄難決之處不得不用權術試思此案若非冤

魂對質何能使兇手伏辜卽將數十人盡加刑夾
愈夾愈不得情如何定讞妙在晦夕淒風乃冤鬼
出來之時城隍攝鬼又是衆人所信許多排場森
森凜凜令人毛髮悚豎而神機妙用全在舉頭一
觀蓋罪人心虛自然與衆不同也此竅旣得便可
迎刃而解曲折詳慎無枉無縱令君直是包閻羅

葫蘆地

潮俗多無賴以攘奪穿窬為常經使之閒居寂處則

其習也

不能以終日余初涖普時民之攘竊者百餘人緝治

懲勸逾月肅清冬十月攝篆棉陽棉之攘奪於途者

以百計穿窬者以千計行人當中午持梃結羣而趨

日未晡則路絕人行

余怒焉擒其積惡盈貫者斃之

窮兇極狠者刑之雖甚劇而可化者懲而釋之使立

功自贖竊果蔬薯芋雖微必杖或抗法逃藏不獲不

已賊知余之為彼難也甫及月餘亦羣然斂跡道路

其根苗未盡也

肅清民以無賊為賀。余曰：噫，未也。暫戢耳。又旬日而惠來海豐之人，皆怪余驅賊入其疆。棉之文武寅僚亦以為賀。余曰：噫，未也。惠豐自有土著，安能納盡垢污，恐其無所之者尚衆也。其潛踪也為畏死，其寂處也防○患○甚○悉○不能安將無有入海之意乎？或曰：子知海務者，二三月出巡，八九月旋師，今豈盜賊下海時哉？余曰：嶺南氣候不定，今雖冬臘，日暖風和，何可忽也。因密約海門達濠及潮陽三營將弁，並行訪緝。越數日，果有偵者來報云：匪類潛謀糾衆集械將出海，其窩頓在

百二丁里之外。兩邑交界鐵山之麓，土名葫蘆地，有砲火巨械埋在方老七園中，長鎗大刀藤牌俱藏寮閒。茸草深處，約以臘月十二夜二鼓會集起行，直趨海岸奪舟而出。時十一夜二鼓矣。海門營遣千總陳廷耀與余密商議，以舟師夜抵石港，登岸埋伏石埠潭山閒，待其來掩擊之。而疑其未善，余曰：噫，然哉！師行百里，不無人知。風聲偶漏，將屬徒勞。即使幸爾相遇，不與官兵敵殺，則必棄械而奔。暮夜之間，難為追緝。不若乘其未發，先入虎穴，以官拘犯如縛雞豚止。

用兩三人力耳。陳曰：賊徒已多，豈兩三人所能辦？余曰：此閒三人足矣。至彼則我衆自多。陳君會意曰：善。遂辭而去。留百總翁喬聽余調遣。余張燈草檄使普已在掌握中矣役陳拱潮、役林標、偕百總翁喬乘夜馳赴普邑檄署典史張天佑統率壯丁五十名、馬快健役五十名。以初更直抵葫蘆地圍搜捕，擒果在老七茅寮中擒獲謝阿、皆黃阿、五高阿、萬沈阿、石方阿、球等五人。即於寮間搜出鋼叉挑刀、鈎鐮、鎗竹篙、鎗藤牌二十八面。桿又於園中起出大砲四位、神威砲一位。又於老七

宅內搜出子母砲、鐵鎗牌、刀斬馬刀、鐮刀、鐵鈎五十。大把握火藥二桶、鉛子一筐、火繩、火絨、紅布雜物。不計其數。復擒獲林阿元及老七、老七者方阿條也。素不軌，好結納匪類。世居普邑葫蘆地鄉，與揭陽民黃阿振、潮陽民楊阿邦、陳阿祿皆蹠徒，相善往來密洽。以余治盜嚴肅，無逞志之區。乃於十月朔日在棉湖寨沙埧中偶語，米貴乏食，阿條遂起意商謀下海劫掠商船。自以家居山僻園寮茅舍，可爲往來駐足總。滙購置軍械米糧，以爲行資。阿振、阿邦、阿祿各逞已

能分途招夥擬以是夜在大壩墟會齊由錢灣奪舟
出海自謂神出鬼沒無人覺知可以乘風揚航橫行
島嶼劫商船屠賈客銀錢貨物堆積如山致富成家
在此一舉而豈知天道不容有乘其未發而張網羅
以掩捕之者也據供黨羽多人就其確然有據者復
擒獲王建千歐阿利梁阿義及代製砲械之鐵匠劉
阿捷等續獲邢阿鳳朱阿永鄭阿禽林阿齊梁阿千
及與阿條爲首之黃阿振楊阿邦共一十八人按律
懲治惟陳阿祿以自首從寬其餘情罪未著者槩免

無一免者

株連許以改過自新不追既往自是山陬石罅海澨
遊魂無不聞風喪膽潛踪遠遁莫敢有復萌攘竊多
事之想者潮普兩邑肅然矣

不但

此令君小試之端也然倉卒張燈嚴密從容算無
遺策此豈他人所能辦耶聞令君赴會城有呼爲
王文成者有呼爲王景略者有呼爲諸葛公者令
君未嘗自鳴得意諸凡奇案恐拖累窮民多未經
詳達惟此事文武申報亦輕輕完結仁人君子之
用心不可及也

沒字詞

余方理堂事見儀門之外有少婦扶老嫗長跪其間
 手展一楮戴頭上遣隸役呼而進之曰若告狀宜造
 堂前何踈之遠也命吏人接受之吏復曰素楮耳余
 曰婦人不知狀式素楮亦不妨吏曰沒字也惟空楮
 而已余曰亦收之展視果然名而問之曰若有冤欲
 白當據事直書何取空楮來也婦人曰不識字又短
 于財代書者為李阿梅所阻莫我肯代余即將其楮
 命吏書之吏曰不知也余曰書供詞則老嫗鄭氏年

居沙公集卷一

四

八十六矣少婦姓劉鄭之寡媳也鄭言亡兒李阿梓

鄭氏供詞

去年十二月初八日為李阿梅逼殺將鳴之官阿梅

懇族中生監李晨李尚家長李童叔等勸我無訟為

我斂埋貽我住屋養我老幼今阿梅不存良心逼我

徙宅收我瓦桷絕我糧食餐風宿露不知命在何時

我是以來告也余曰人命至重汝不應私和且自去

劉氏供詞

冬以及今秋已經九閱月矣告何為者劉氏曰阿梅

欺凌孤寡實以夫亡隔歲無控告人命之理故敢於

負約耳我等亦知夫死已久當日原係威迫服毒不

控抵償豈今者敢有他望但毀屋絕糧情實難堪而

肉食家長處處皆然

慙之族長生監互相推諉視若秦越姑年風燭兒在

襁褓天不憐救死無地矣問阿梅家在何處劉氏曰

在崑安寨離城不遠余曰汝婦姑少待即飛籤遣役

爽快

拘李阿梅對質有頃阿梅至訊之阿梅狡賴曰無也

李阿梅供詞

我與阿梓有服之親去歲阿梓不幸病死我憐其母

儼然義人也

老子幼常周恤之今災餘米珠青黃不接我自救尚

且不贍豈能復顧他人鄭氏劉氏再三爭辯阿梅固

不承且言婦人無厭義舉原非可以常繼之事我妻

亦似可誌

鬼現在苦饑。何況于汝。問以逼死李阿梓及李晨李

尚私和貽屋養老諸事。阿梅曰：此風影俱無者，不過

欲求動并斗悞聽訟師造此聳誑。李晨李尚李童叔

可以喚質。余亦心疑其果無有也。但以鄭氏婦姑不

類狙詐之人，而阿梅目動言肆，似非誠實。試之曰：阿

梅膽大，敢于我前弄巧。我聽人兩語，即已洞見心肝

豈汝利口所能欺誑汝。以我初蒞任，可以相欺。欲試

我三尺法乎。有罪首實，雖重譴亦可姑寬。汝不以實

情告我，我喚李晨李尚李童叔與汝質對。水落石出

先責汝欺誑四十板。然後按情治罪。汝試思之。阿梅

服曰：是也。阿梓乃我從兄之子。因去年十二月向我

索找田價，我不依。彼一時短見，服毒圖賴。族中李晨

李尚諸人，勸我代為殯斂。我曾給鄭氏銀十二兩，又

將舊日十五兩借券亦取還之。並無許其養老之事。

鄭氏曰：原約兩間房屋，求為棲身。今拆去瓦桷，置我

婦姑于何地。且公議贍養一年。今尚少四月。李阿梅

遂昧良心乎。阿梅曰：屋瓦係風災吹毀，我暫收存。今

仍去蓋好，還鄭氏婦姑居住。月給與食米一石。至臘

月以後則不干我事矣。鄭氏劉氏皆曰：可。余曰：李阿梅應加刑責，以儆無良。懲欺誑姑，念片言一折，輒自服辜。據實輸情，如約補過，此亦非甚頑梗，不可化之民也。從寬令其脩屋，給米免行笞杖，以全親親之誼。俱各和好如初。鄭氏劉氏皆大悅。李阿梅亦歡欣叩首，轉身吐舌而去。

沒字之紙亦可告狀。些微之冤亦為伸理。隨准隨拘，隨到隨訊。隨結總不過頃刻閒耳。如此爽快境內，那有冤民。

龍湫埔奇貨

古筆

龍湫埔溪畔泥窟之中，有死屍焉。莫知其所自來。適有好事者，造其鄉偵為竊賊王元吉。因謀賊弟王煌立以為奇貨，可居藉嚇白墓洋楊姓久之。無所獲，以活殺賺和來告。披閱之下，覺多可疑。煌立情詞激切，當堂具結請驗。時十一月十二日漏下二鼓也。余堂事畢呼煌立至內署，察其言貌似撲拙為人所愚。問誰主使，不以實告。度鄉民為命案入邑，必有約保。左右其閒因留煌立他室，密遣人至其寓處，出袖中飛

籤立喚同來之貴山都約保果有保正許元貴在焉。
 元貴大驚以為事已敗露諉卸訟師李阿柳即籤拘
 李阿柳據差役鄭伯陳拱稟稱李阿柳係普邑革退
 工房書吏須黎明往普提訊余曰不然仍在王煌立
 寓中急掩捕之有頃阿柳至自稱今日死矣乞免刑
 當吐實余曰善阿柳欲言不言似有瞻顧狀余恐書
 役中有與同謀者授楮筆使書之阿柳知不可欺即
 據實直書商謀嚇詐情事而訟師蕭邦棉普棍張阿
 東及案前經承刑書鄭阿二皆與焉即令鄭阿二跟

不○差○
 妙○算○不○漏○
 爽○快○得○好○

下對質飛籤拘出蕭邦棉張阿東皆頃刻而至鞫訊

情由緣李阿柳在普多事避罪入潮與蕭邦棉投契
 邦棉往龍湫鄉收租携與俱有案賊曹阿左至寓齋
 言窟中屍乃王元吉數日前曾與楊如傑角口白墓
 洋楊姓頗富饒藉此詐財甚不費力邦棉遂使阿左
 招來屍弟王煌立煌立難之以家貧乏費為詞邦棉
 即給煌立錢二百阿柳代書投詞將楊鳴高楊如傑
 等十多人羅織詞內又使阿左往邀許元貴元貴賈
 詞至白墓洋稱煌立欲赴縣控為蕭邦棉李阿柳所

偏俠氣

留事可和息。須費銀八十兩。而是時刑書鄭阿二亦
以收租至白墓洋。從中議價。偏向楊家。嚇索諸楊。不
依。煌立元貴。因偽為入邑。至貴嶼。邦棉阿柳。又偽為
留回。越兩日。會余旋普。因又偽赴普邑。宿林惠山。張
阿東之家。阿東又為講和。與鄭阿二李阿柳等。極力
嚇索。自八十兩降而四十二。以及十兩。而楊如傑
之母吳氏。終以並無毆打王元吉事情。且係貧寡。無
可措應。遂出而以藉屍勒酷具控。而王煌立亦有活
殺賺和之鳴。則此案之興實由此。一班訟師。究棍奸

居沙公案卷一

三

保蠹書傍風生事。所為乃漏下。尚未四鼓。而網羅盡
皆。弋獲。所謂恢恢。不漏者乎。但王元吉作何身死之
處。尚未明晰。次日詣驗。重傷徧體。且腰間竹篾二條。
確係他處移來者。當場訊問。皆莫能知。心疑此偷兒
被殺行徑。曹阿左案賊必知之。而阿左不到。因呼許
元貴謂曰。人命至重。今屍在曠野。未知兇手為誰。但
案內有名臨審不到者。即是矣。曹阿左不到。必係真
兇。汝星夜拘出。赴訊。如賄縱不出。則汝代抵償焉。薄
暮旋輿。過石埠潭鄉。鄉老幼數十人。羅拜于道。問何

出許多妙

疑引

定案

居沙公案卷一

三

為者皆曰我等篤實農民非有他事因鄉居孱弱十
 數年為賊所苦幸公蒞止始安生業今田稻得收因
 蔬無恙故喜而來迎公欲見公一面耳束薪為炬以
 送行余一一慰勞之且曰汝等皆安居樂業守法奉
 公尊君親上則我受賜多矣明月在天蟲沙畢照
 此炬可以不勞者老子弟皆夾道而趨辭之不去中
 有一老者將傾跌余遣人扶掖請回老者昂首言曰
 吾年六十九未嘗見此好官今宵雖跌死亦快活也
 余因令輿夫徐行從容問所疾苦則搖首曰今無矣

遊虞夏

就一老者生出無數波瀾

寫風景妙令人神

問鄉間尚有穿窬否則曰吾鄉無有前途十數鄉亦
 無有惟龍湫埔未盡絕我不敢言余曰吁無害老人
 乃附耳言彼處惡賊五人竊劫無忌今已死其一即
 所驗之屍是已餘四人曹阿左鍾阿表黃近啓羅阿
 錢皆飛天手段難捕之賊也余心識之越兩日許元
 貴果獲曹阿左快以來將夾訊阿左奮然吐實侃侃而
 談供稱與王元吉鍾阿表羅阿錢黃阿瑞共以竊奪
 為生十月廿二夜欲作穿窬因無所獲適楊如傑之
 弟楊阿印獨宿園寮看守地瓜元吉潛入其寮偷所

耿直妙

老人之言俱驗

蓋綿被爲阿印所覺呼其名詈之元吉欺印年幼搶奪而去售與黃奕隆得錢八十文阿印歸訴其兄而如傑病起疋羸亦末如之何也元吉又於二十四夜偕阿左等四人同至鄭厝寮行竊復爲事主覺喊鄉人齊出捉賊棍棒交加拒捕逃脫阿左阿表等四人皆壯盛先奔獨元吉餓悴行遲受傷特重以黃麻布褲纏裹頭顱鮮血迸透二十五日遇阿印如傑于鬼墓京途中阿印恃有兄同行向元吉索被互相爭角當爲鄉衆勸息途之人所共知也乃元吉夜宿于黃

奕隆瓦窰內數日殞身奕隆恐有干連偕其弟奕茂

及黃阿瑞等將屍移置曠野埔窰中而元吉叔父亦

知而不問蓋以其身爲匪類不足矜憐恐控出真情

反爲門戶之辱也因拘到鍾阿表羅阿錢黃阿瑞俱

供元吉夥盜及鄭厝寮拒捕受傷是實黃奕隆繳出

所買贓被亦與阿左阿表等供招相符而黃阿瑞卽

係黃近啓蓋石埠潭老人所屈指而數羣盜盡入網

羅亦無一疎漏云擬欲通詳律究因念荒歉之後解

累艱難將蕭邦棉李阿柳鄭阿二張阿東許元貴及

案賊曹阿左鍾阿表黃近啓羅阿錢買贓移屍之黃
奕隆聽咬誣告之王煌立分別杖責枷刺各蔽厥辜
自是潮邑訟師土棍衙蠹猾保姦宄盜賊皆人人震
恐地方大治

公庭雪霽鬼魅現形狐梟破膽無訟之化可坐而
致也明月在天老人昂首相見一時家人父子脈
脈相關使人神往于其際

死丐得妻子

有鄭侯秩之妻陳氏以迫死夫命來告云其夫充南
薰坊保正因蕭邦武匿契抗稅恨夫較論于十一月
十三日統率兇徒蕭阿興李獻章蔡士顯莊開明等
擁家抄殺將夫叢毆垂斃無地逃生投河而死現今
屍在峽山都大坵溝邊見便疑妙余心疑之然不得不為驗訊
也其子鄭阿伯果駕船載屍以來立往相驗雖遍體
並無他傷而指甲泥沙實為投河確據然竊疑蕭邦
武等五家皆貿易樸民無無故叢毆一人之理且侯

秩身充保正而邦武等五家連連被竊在前令魏君
任內各控就保究盜則有之二。疑。余不車卽爲比緝刻日
追贓亦無至今始共毆道下水之理兼殘屍口頰無
存無從辯別真僞而自十三日被毆下水何無一人
知覺至今始來控告卽使十三日溺死距今廿一日
相驗未滿旬日何以屍首腐爛竟似半月有餘亦不
應若是之速窮詰其僞阿伯不服稱屍在水浸速朽
爲宜再問邦武等五人皆不能自爲置辯而陳氏阿
伯利口喋喋披麻執杖子哭其父妻哭其夫一時哀

痛慘苦之情形幾令旁觀鐵石亦爲墮淚然余心終

不。信。

不。着。緊。妙。

到。底。

不以爲然也勒令阿伯母子自行備棺收殮衆皆駭
愕余呼邦武等五人謂之曰侯秩未死汝等不能弋
獲乎皆曰不知也余曰汝同鄉共井何事不可訪知
乃如此憚煩置身局外殊可怪也他人事可諉爲不
知今身爲兇犯禍及切膚應羅獄詳候抵償汝五人
皆自甘償命乎五人胥涕泣求救余曰無益也侯秩
平昔縱盜殃民今見我來畏法逃遁耳度汝等潮民
逋逃之藪不外惠來海豐甲子所東海濬碣石而已

水。冷。

數。辯。認。真。得。妙。

汝五人分途躡緝無不獲者越三日蕭邦武果在惠來縣地方活捉鄭侯秩以來百姓環庭聚觀者數千人皆拊掌大笑陳氏阿伯含羞伏地叩頭請死因究出造謀指使之訟師陳阿辰並拘坐罪潮人快之至其屍所由來則係久溺餓丐招尋無主然既有偽子假妻爲之披麻執杖殯殮成禮則此丐亦可含笑九原云

妙在民忙官閒一場熱鬧忽然冰冷哭者自哭笑者自笑羞者自羞白日青天何處可以遁影耶

賊輕再醮人

余既兼潮篆車塵僕僕兩邑閒一日過鄣門見數牧童在河畔偶語中一童曰橫逆哉剝婦人至赤身可殺也又一童曰新婚遇此慘甚矣以輿夫敝袴爲新婦嬌裝當日如何下車如何入室恐是夜合蚤乃夫不能無疑也又一童曰疑亦將如之何乃夫尚畏懼不敢控告奚怪彼裊裊者哉余聞大駭停車詢之諸童皆笑而走命牽一童臂以來乃言洋烏黃隴與惠邑交界之區惡賊十數輩橫行無憚此月二十日要

行嫁者于途拉新人出自輿中摩頂放踵皆剝奪以
 去乞畱一下衣蔽體亦不從且環而睇審其不可名
 言之處及賊去輿夫憐之解敝袴與之周身余曰噫
 而言過矣行嫁則迎親多人豈能袖手旁觀多人則
 衣衫可讓何至用輿夫敝袴且為之夫者又肯默不
 告官無是理也牧童曰貧家無多人親迎告官不能
 致之死非徒無益且反禍焉彼窮兇極惡之流賊殺
 人放火靡不敢為誰復以身試虎口耶問娶妻者姓
 名曰不知問諸賊各何姓名曰尤不知也余心識之

歸而遣人密訪未能得其詳先是十八日余方抵潮

署事十九日黎明有以白晝搶劫來告者陳日耀陳

陳林口供

日光林嘉昇云于是月望日在雙山遇賊十餘刀挺

交下三人皆仆地裂顱劃足銅錢衣被劫奪一空熟

識三賊鄭阿載鄭阿惜劉阿訟皆滔天極惡無人不

寫出惡賊好利害

知無人敢告無人能捕之賊也時以公未蒞任果明

縣尉驗傷今未平復余笑曰既無人能捕何告為日

凄惋可憐固

耀等泣曰某言其平日耳幸公蒞止可仍聽道路荆

知前言之戲之耳

棘貿易不得安生乎余飛差星夜往緝遂于二十一

日弋獲劉阿訟以來名日耀等三人與之對質阿訟
神速
 昂然曰是也奪其錢六千衣衫裘被之類凡有七尚
直認不諱亦是其爽快之誠
 存蔡阿繼家中未分散問同黨幾人曰鄭阿載鄭阿
 惜蔡阿繼張阿祿莊阿汎廖開揚馬克道與我共八
 人耳問汝等諸人聚居何所曰我輩皆不敢回家在
 山中閃鑠往來草棲巖宿惟蔡阿繼廖開揚二人在
 家窩接物件問平日行劫幾處曰多矣難記憶也問
 下海劫船與否曰此則無之因設法購緝復于二十
性迅雷不及掩耳是以一網打盡
 六日擒獲鄭阿載鄭阿惜張阿祿莊阿汎蔡阿繼廖

開揚以來皆不待刑訊與劉阿訟所言若合符節余
 見鄭阿載阿惜尤奇兇心惡之問平素劫奪幾何亦
 云久而忘記止近此數日內言之歷歷則雙山行嫁
 一婦人預焉問所劫婦人何姓阿載言貧人無他長
 物止銀簪耳環戒指衣裙寥寥數件而已問同劫幾
 人是誰下手曰同劫仍此八人下手加功則我與阿
 惜阿訟馬克道四人耳問行嫁則迎親多人汝等敢
 突出橫劫非百十人不可言八人四人者妄也命夾
 之則大呼曰再醮之婦耳焉有許多人迎之我等實
語刺骨
罪人斯得

止八人今日諸事皆直言不諱獨何為以此相欺今
 卽言百人千人亦不過一死而已寧能于死之外別
 加我罪乎余拍案數之曰汝等不為善良甘心作賊
 昇平世界白日行劫得財傷人罪當死一也男女授
 受不親奈何橫加剝辱且不顧新婚使人夫婦一生
 抱痛罪當死二也汝剝奪新婦一絲不畱且分持其
 體而聚觀如此辱人乃天地鬼神所共痛憤之事罪
 不容以不死三也阿載阿惜皆曰我等作賊為貧所
 驅劫害多人死亦無怨至於剝辱乃再醮之婦何新

牛文錢

好利害

婚之足云彼自家不存羞恥則其體亦盡人可觀未

必衣服去畱之遂為關係也彼其丈夫尚不敢出來

控告則此事亦可不詞以對必深求矣余笑曰噫婦人之不

可再醮也如是夫雖盜賊猶將輕之況讀書明理言

節義者乎此事亦姑置勿論但積兇行劫已多法不

可活就剝殺陳日耀等一案治罪有餘惟是通詳每

多漏網而無辜牽累所請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也餓殍途中殊堪憫惻俟枷號滿

日再議可也卽令廖開揚起出銅錢衣衫裘被等物

付陳日耀陳日光林嘉昇當堂領回馬克道俟獲日

付陳日耀陳日光林嘉昇當堂領回馬克道俟獲日

付陳日耀陳日光林嘉昇當堂領回馬克道俟獲日

付陳日耀陳日光林嘉昇當堂領回馬克道俟獲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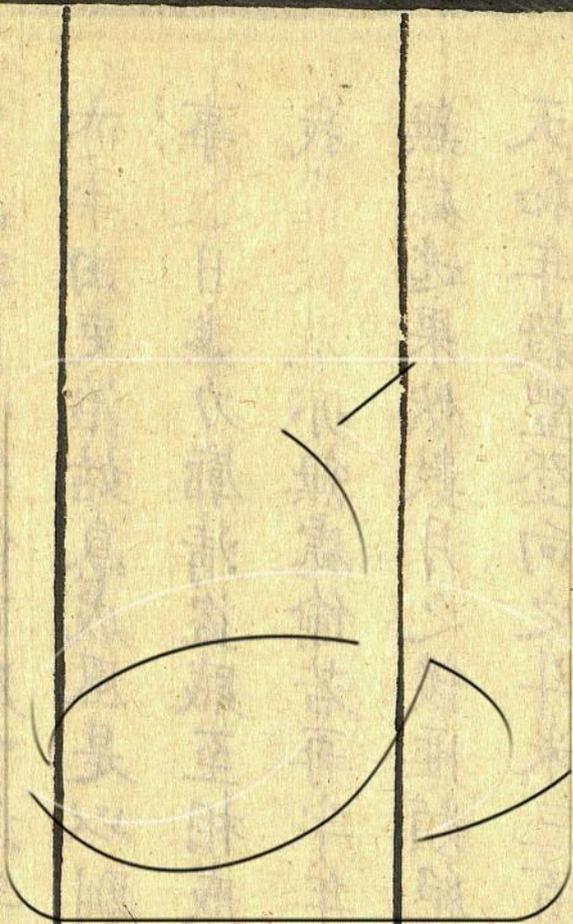
付陳日耀陳日光林嘉昇當堂領回馬克道俟獲日

付陳日耀陳日光林嘉昇當堂領回馬克道俟獲日

按法懲治餘皆痛杖大枷發四城門示衆阿訟阿載
阿惜爲邑人所痛恨尤深環觀者千百皆嚼齒指罵
或擊以沙泥燔以草火而彼婦之丈夫亦從人羣中
潛錐其股灼巨艾灸之阿惜咬舌而死阿載等不數
日皆後先畢命潮人相舉手加額稱大快阿祿阿繼
其後亦皆病斃惟莊阿沉以頭觸庭階自稱能改過
從寬杖責與之小枷阿汎竟帶枷逃脫未及兩月又
以謀財劫殺郭君芳命案獲出按問如律
婦人再醮至爲盜賊所輕甚矣失節之不可也當

時新婚宴爾既遭賊虐乃夫又不敢告若非他案
發覺幾於有冤無伸矣羣賊橫行莫當一日數犯
不諱善良受害何可勝言此半由潮屬三年荒歉
亦半由吏治姑息成風是以馴致此極耳令君署
事數日盡力廓清盜賊至相戒曰此人一日在此
我輩做鬼亦無處偷若再半年不去我輩做鬼亦
無處逃果然數月之後匪類絕迹地方歡樂感名
天和年穀豐登向之斗米三百錢者未及一年則
石米亦止三百錢雖欲執鄉民而驅之爲盜賊不

可得也於此見邑令關係民生洵非淺鮮



閩廣洋盜

洋盜故惠潮土產也其為之若兒戲然三五成羣片
言投合奪取小舟駕出易大習為固然也久矣余以
丁未秋涖普特嚴弭盜甫兩月境絕穿窬山溪清廓
時尚未越俎代潮也冬十月有南澳鎮差員高聰紀
壽林耀等賈投公檄移提行劫樟林港大盜林阿相
李阿來余以綏靖地方無分彼此亦不暇辨阿相等
之是否真賊即依來文喚出移解既而思之海洋行
劫賊徒必多散黨還家豈僅寥寥一二輩若不多方

搜緝使其根株淨盡潛藏鄉村為害匪淺不可謂普
可為大臣邑無海疆責任遂漠然置之也因遣役密訪有李阿
 才李阿皆李阿繒三人踪跡可疑隨差陳拱陳勇攝
 訊則李阿繒乃從前竊豕經余拘責者憶其月日似
 不宜有出海之事屏左右密訊之阿繒果未同行且
 言林阿相李阿來皆昔年舊案扳累非此次在洋行
 劫之人惟李阿才李阿皆出海為匪是實余釋阿繒
 去細鞫阿才阿皆皆不自掩諱直供係黃呂璜耳聾
 京林老貨招邀出海九月十一晚在老貨家對面南

阿繒老實數語了然

徑山會齊山多林木眾喜其密茂遂止宿焉老貨遣
 弟林阿鳳以飯至山餉眾次夜抵桑田之鳳脰山藏
 石洞內一日又次夜奪取海邊空蠟船二隻共駕出
此九月十三日出口之始海十四日在花與洋面劫奪鄭財源鄭廣利繒子船
 二隻將原蠟船棄去十五日在福建將軍灣海面奪
 坐一紅頭船載鹹魚者十七日在井尾洋面奪得吳
 德隆鹽船眾人利其寬大將鹽盡棄下水羣趨坐之
共坐一船其紅頭船繒子船三者皆釋回惟留繒船中水手杜
 阿利在鹽船相助駕駛九月二十四日在潮屬廣灣

洋面劫奪林有利等杉木船亦卸其杉木下水林老
從此分爲兩船貨等二十二人分而坐之阿才阿皆與黃呂璜等二
十一人仍坐鹽船是夜風濤大作兩船不能相顧遂
各飄散黃呂璜船上風篷破損米糧又竭饑寒迫身
不能久處海面于十月初四日在惠來縣所屬之香
夥之員灣沈械入水棄舟登岸散黨潛歸黃呂璜傾跌坑
溝僵凍而死餘皆空手乞丐還家林老貨等一船尚
不知其踪跡去向也問同黨幾人曰四十三人問誰
爲首曰赤鬚大哥耳聾京林老貨黃呂璜皆爲首者

呂璜係同縣人鄉居不遠是以知其名姓餘皆混名
是洋盜常態綽號相呼必見面乃能識之余意同黨許多豈有槩
不識名之理必係代爲隱諱命刑之李阿才叩首曰
實不知也平日所相呼者有陳一潑肚猴順偷食油
鼠上海客文萊薯芬筒公單鞭皂隸侯大漢阿肥二
十三仔老二猴蕭大肚權師皆不知其姓名卽赤鬚
大哥耳聾京亦不知何姓林老貨亦不知何名惟憶
老貨家在潮陽縣之隴頭鄉有弟林阿鳳雖無下海
然往來要約招夥集械皆阿鳳奔走効勞若拘獲一

此○是○得○賊○根○原○
林○阿○鳳○則○諸○人○名○姓○可○識○矣○正○在○設○謀○訪○緝○閒○復○據
馬○快○陳○勇○稟○稱○揭○陽○縣○屬○之○棉○湖○寨○有○黃○阿○鳳○一○名○
係○出○海○行○劫○之○賊○余○意○此○必○林○阿○鳳○詭○姓○也○飛○差○陳
拱○陳○勇○余○進○賚○檄○往○諭○湖○口○司○巡○檢○方○大○忠○立○擒○黃
阿○鳳○以○來○質○之○李○阿○才○曰○陳○二○潑○也○問○獲○者○實○何○姓
名○據○稱○實○名○黃○阿○鳳○詭○號○陳○二○潑○家○居○棉○湖○係○黃○呂
璜○招○邀○入○夥○與○阿○才○等○同○坐○一○船○在○香○員○澳○登○岸○散
黨○者○時○南○澳○鎮○差○員○高○聰○陳○申○紀○壽○林○耀○等○聞○縣○令
獲○賊○皆○來○問○姓○名○乞○將○三○賊○賞○與○差○員○報○功○可○得○把

總○之○職○余○曰○噫○此○亦○甚○善○但○賊○徒○尚○多○欲○一○一○緝○獲
必○須○有○人○質○對○然○後○無○枉○無○縱○不○累○善○良○且○遲○數○日
待○我○獲○有○多○賊○則○賞○汝○矣○高○聰○等○不○能○待○將○李○阿○才
三○人○姓○名○星○夜○飛○報○鎮○帥○鎮○帥○以○為○莫○大○奇○功○星○夜
飛○報○閩○廣○兩○省○總○督○提○督○內○有○差○員○獲○賊○李○阿○才○李
阿○皆○黃○阿○鳳○三○名○被○普○寧○縣○借○去○之○語○余○笑○曰○借○衣
可○穿○借○銀○可○用○借○賊○何○為○乎○余○初○不○知○武○弁○獲○賊○如
許○勳○勞○以○為○猶○夫○文○員○分○內○尋○常○之○事○是○以○未○與○之
耳○彼○遂○強○冒○為○已○功○一○至○此○耶○幕○友○不○能○平○勸○申○文

與之辨謂花嶼廣灣地方皆鎮帥轄轄之下何獨吝
 一鎗一刀讓大功而不建反以漁舟商艘盡借與賊
 今欲向縣獄之中分捕快縛來之匪黨以為封疆大
 臣銘鐘勒鼎之殊勳不亦羞弁韜而貽盜賊之笑乎
 余曰如此非文武和衷之誼不如讓之我等焦心勞
 思無非綏靖地方起見若以此為名為功則三尺童
 兒齒冷矣其李阿才所供知賊之林阿鳳時即乘夜
 飛差往緝一面移知潮陽縣差役協擒次日回報隴
 頭鄉並無其人余未以為信也密令李阿才乘婦人

得大體妙

其人聞之自當慙

此著

輿壯役陳拱隨其後潛聽阿才指揮昇入隴頭鄉直
 至林老貨門前陳拱見其家有婦人遽問曰汝老貨
 在否婦人曰乞丐死矣陳拱復問小叔阿鳳在否婦
 人曰久不來也於是陳拱喚鄉長保王協拘而婦人
 忽改口言不識老貨阿鳳為何人擁之入縣庭訊之
 婦人堅稱不識老貨亦無材阿鳳問鄉長鄉長亦言
 村中並無此二人名姓余思陳拱造門一問婦人不
 意一答真情已經畢露豈有鄉中全無此人之理命
 曳下鄉長夾訊之鄉長大呼曰有也但以目視二保

亦能

真消息

陳揚

正而不言。余思二人必有弊命。出門外候呼喚鄉長。乃言村中向有林阿任。混號老貨。自九月他出在外。作賊未歸。近有傳其已死者。不知真偽。此婦實老貨之妻。日出丐食。林阿鳳卽老貨之弟。今亦逃匿他處。保正恐難拘貽累。令我固稱無有。我是以不敢言也。因將保正蘇贊卿嚴加刑夾。楊新重杖三十。俱置獄中。謂曰。阿任阿鳳。獲到則釋。不然囚之一世。越數日。差役陳拱等多方訪緝。果獲林阿鳳。以來自稱並無下海。止奔走往來。招邀蘇阿佑。洪美玉。李阿才。李阿

林阿鳳一到便有頭緒

皆鄭旭卿。姚阿祿。黃阿德。鄭阿順。及九月十一夜。餽飯餉衆之事。言之歷歷。洪伯豐。黃呂璜。購置軍械。鎗刀牌棍。大砲火藥。鈎鑊。鎗竹篙。槍之類。皆鑿鑿有據。飯後因器械不足。有南徑羅朝權遣弟羅朝學携來。藤牌糧米。送與衆人。他事我不知也。復攝到羅朝權。羅朝學供稱。昇平世界。不意衆人有下海爲匪之事。林阿鳳。洪美玉。平日相識。彼稱欲包蔭洋田。來借牌刀。防守盜稻。不敢不與實。因不知而誤借之。非同黨也。是時余兼攝潮篆。有兩邑地方之責。且羣賊多係

先是局外熱腸此則身在當局

潮人桑田出海廣灣劫奪皆潮陽一縣之事雖疎防
非我任內而與盜不可不清會海門達濠各營將弁
皆以捕賊為急俱遣日兵會同緝捕余差周拔鄭川
借目兵劉智明周瑞等拘獲蘇阿佑卽老七一名鞠
訊之始知耳聾京卽蔡阿京係潮邑和平寨人也普
役陳拱等復拘到洪美玉一名供在潮陽鳳脰出海
行劫閩粵各船及香員灣散黨登岸之處俱相符合
復會同達濠營拿獲鄭阿順一名乃惠來神泉人卽
混名肚猴順者供有姚阿祿許阿光侯阿舜鄭阿鳳

文武

諸人而普役陳拱等已拿獲鄭阿鳳至矣據稱廣灣
行劫杉木船被風飄散之後與洪伯豐林阿任等同
坐一船于十月初十日在惠州金嶼洋面奪得安興
利繒子船二隻始將杉木船放回而繒子船亦釋去
其一十五日在海豐下湖東洋面劫奪陳元魁糖船
一隻二十五日在碣石地方與官兵哨船相遇拒捕
對敵被砲火傷死者六人赤鬚大哥芬筒公單鞭皂
隸二十三仔老二猴其赤鬚大哥卽洪伯豐也林阿
任蔡阿京共議舟中無棺斂將所獲布疋纏裹六屍

到後船便有頭緒

神

鄭阿鳳

役之海駕船飛遁二十八日米糧乏絕遂在大鵬山
散夥之處地方將器械沈水散夥登岸其繒船水手杜阿利先
于十月初六日在金嶺山邊取水乘閒逃回去矣復
據達濠營把總翁耀拿獲詐阿光一名移解前來即
混石上海客亦號偷食油鼠者也而差役鄭川翁
鄭應等多方訪緝弋獲林老貨即林阿任一名據供
因家貧米貴九月初七日往麒麟埔墟買米遇洪伯
豐蔡阿京黃呂璜商謀出海行劫米船係伯豐起意
為首同夥四十三人除衆人所供之外尚有李阿元

尾李阿完高阿童高阿權蕭旭友王阿貴陳烏卞蔡
阿發孫阿尾黃阿九吳大英楊阿勇陳阿陽莊阿耀
劉阿應盧阿利李武臣王阿熊及呂璜所誘之頑童
鄭阿尊等其自出海行劫聞各船以及散夥分贓
之處與衆人不謀而合也而蔡阿京一賊亦被差役
鄭川翁植林光林潔陳萬科等購得囹線尾其行踪
擒獲以來復檄行普邑署典史張天祐帶同本縣幹
役按照所供住址拘獲權師即高阿權一名李十二
即李阿完一名高阿童侯阿朝即阿肥及鄭阿尊等

三名復關移惠來縣拘獲劉阿應一名而高阿權先
于十月初六日在惠來鄉開薯園被鄉保緝獲惠尉
嚴刑不承惠令刑夾四次亦不以實告羈獄久之因
病醫調乘隙逃歸十一月二十八日方回到舍而初
一日已就縛矣初猶支吾抵飾及見同黨齊集眾証
明確亦自直認不辭不待刑法之及也復關移海陽
縣獲到吳陳盛一名達濠營千總陳安瑞在錢崗拿
獲袁阿仁一名復據差兵陳武吳萬在青洋山拿獲
姚阿祿一名皆質訊無異則此案大盜已拘獲十八

賊骨

應悔從前拏夾

九人矣而王阿貴就獲于羊蹄嶺鄭阿清即鄭旭卿
就獲于葵潭黃阿九孫阿尾陳烏卞蔡阿發李阿元
尾就獲于海豐皆碣石鎮所遣營弁目兵在各處訪
緝弋獲者也潮州鎮差兵林捷先在揭陽深浦山下
拿獲楊阿勇即文萊薯一名而盧阿利李武臣王阿
熊陳阿陽莊阿耀吳阿來吳大英侯阿舜即侯大漢
皆就獲于南灣南灣鎮咨解福建水師提督總督尋
以粵省之案較重將盧阿利等解回發交潮陽縣承
審計此案盜夥惟林阿鳳未經下海鄭阿尊被欺為

潮鎮獲賊

海鎮獲賊

龍陽雖同在舟中不分贓物不知行劫爲何事此外
○全○夥○盡○獲○只○少○一○人
實賊四十三人今緝獲三十四人碣石鎮官兵殺死
六人惠來登岸跌死之黃呂璜一人則四十有一人
矣未獲者蕭旭友黃阿德耳然各賊皆稱旭友卽蕭
大肚也砲傷深重散黨之時不能行走必死在大鵬
山中止黃阿德一人未知去向釜底遊魂終無所逃
○不○久○亦○當○就○縛○
于天地之外徐以俟之可耳當堂鞫訊則船戶鄭財
源鄭廣利林有利杜阿利等與羣盜俱皆熟識語言
○識○認○的○確○
笑貌不啻故人自桑田鳳脰出海之後花嶼將軍灣

井尾廣灣所劫各船四十三人之所同也其自十月
初四以後所劫安興利陳元魁等船則洪伯豐林阿
○則○先○一○船○人○數○可○知
任蔡阿京許阿光姚阿祿侯阿舜李阿完高阿童鄭
阿清鄭阿鳳王阿貴蔡阿發李阿元尾陳烏卞芬筒
公單鞭皂隸二十三仔老二侯吳阿來蕭旭友黃阿
德等二十二人之所獨也李阿才蘇阿佑等二十一
人雖少劫二船無拒敵官兵之罪然遊奕海面非止
○罪○不○容○寬○
一日剽掠閩廣非止一船得贓有多寡按法無輕重
○如○律○
藁街之律均不能寬亦不必分首從也林阿鳳永徒

邊陲鄭阿尊年幼無知與羅朝權羅朝學並行責釋
被棄下水之杉木魚鹽及所捨衣服銀布俱于各盜
名下變產追賠給主其兩船所用軍器既經沈沒海
中亦不必深求矣余于此案大盜設謀購緝晝夜焦
勞差役奔趨於四境而隣邑同寅不以為忌羽檄縱
橫於遠近而文武將弁協心宣力不以為嫌始以旁
觀之熱腸為隣封驅除稂莠繼以攝篆棉疆身在當
局有承審之責任為兩省永奠安瀾其獲之也勞則
審之也逸覺向日之為人者今皆所以為已可見綏

隣邑亦賢

將弁亦賢

靖地方不必存此疆彼界之念文武和衷公忠為國

要

此入字乃居官之

天下焉有難處之事哉林阿相李阿來二名灣鎮知
其非賊發回保釋粵省督撫臬司行查誣良為盜官
役職名余曰噫南灣鎮營之功不可沒也因假而得
真阿相阿來何吝焉乃以林阿相為普邑馬快役專
司捕盜李阿來以老歸農從茲閩粵海疆二三千
里波濤不動商賈晏然亦官斯土者之一快也夫

普邑無海疆干係只是旁觀熱腸不禁技癢東拘
西緝南檄北關所謂綏靖地方無分彼此也到潮

後駕輕就熟搜捕如神文武和衷鄰封協力奸徒
焉有漏網乎一片公忠爲國之心於此可見

兄弟訟田

故民陳智有二子長阿明次阿定少同學壯同耕兩
人相友愛也娶後分產異居父沒剩有餘田七畝兄
弟互爭親族不能解至相構訟阿明曰父與我也呈
闔書閱之內有老人百年後此田付與長孫之語阿
定亦曰父與我也臨終批囑爲憑余曰皆是也曲
在汝父當取其棺斷之阿明阿定皆無言余曰田土
細故也弟兄爭訟大惡也我不能斷汝兩人各伸一
足合而夾之能忍耐不言痛者則田歸之矣但不知

斷法奇

險語動天良

汝等左足痛乎右足痛乎左右惟汝自擇我不相強
 汝兩人各伸一不痛之足來阿明阿定答曰皆痛也
 余曰噫奇哉汝兩足無一不痛乎汝之身猶汝父也
 汝身之視左足猶汝父之視明也汝身之視右足猶
 汝父之視定也汝兩足尚不忍舍其一汝父兩子肯
 舍其一乎此事須他日再審命隸役以鐵索一條兩
 繫之封其鑰口不許私開使阿明阿定同席而坐聯
 袂而食並頭而卧行則同起居則同止便溺糞穢同
 蹲同立頃刻不能相離更使人偵其舉動詞色日來

報初悻悻不相語言背面側坐至一二日則漸漸相
 向又三四日則相對太息俄而相與言矣未幾又相
 與共飯而食矣余知其有悔心也問二人有子否則
 阿明阿定皆有二子或十四五或十七八年齒亦不
 相上下命拘其四子偕來呼阿明阿定謂之曰汝父
 不合生汝兄弟二人是以今日至此向使汝止子然
 一身田宅皆為已有何等快樂今汝等又不幸皆有
 二子他日相爭相奪欲割欲殺無有已時深為汝等
 憂之今代汝思患預防汝兩人各留一子足矣明居

此着更奇

說到此處雖

木石鳥獸亦必回心

趣語

長留長子去少者可也。定居次留次子去長者可也。
 命差役將阿明少子阿定長子押交養濟院賞與丐。
 首為親男取具收管存案。彼丐家無田可爭。他日得。
 免於禍患。阿明阿定皆叩頭號哭曰：今不敢矣。余曰：
 不敢何也。阿明曰：我知罪矣。願讓田與弟。至死不復。
 爭。阿定曰：我不受也。願讓田與兄。終身無怨悔。余曰：
 汝二人皆非實心。我不敢信。二人叩首曰：實矣。如有
 悔心。神明殛之。余曰：汝二人即有此心。二人之妻亦
 未必肯。且歸與婦計之。三日來定議。越翼日阿明妻

郭氏阿定妻林氏邀其族長陳德俊陳朝義當堂求
 息。姊姒相扶。攜伏地涕泣。請自今以後永相和好。皆
 不愛田。阿明阿定皆泣曰：我兄弟蠢愚不知義理。致
 費仁心。今如夢初醒。慙愧欲絕。悔之晚矣。我兄弟比
 不願得此田。請捨入佛寺。齋僧可乎。余曰：噫。此不孝
 之甚者也。言及捨寺齋僧。便當大板撲死矣。汝父汗
 血辛勤。創茲產業。汝弟兄鵠蚌相持。使禿子收漁人
 之利。汝父九泉之下能瞑目乎。為兄則讓弟為弟則
 讓兄。交讓不得。則還汝父。今以此田為汝父祭產。汝

向化之速

愚人語

至情至理

此是正斷

弟兄輪年收租備祭子孫世世永無爭端此一舉而
 數善備者也於是族長陳德俊陳朝義皆叩首稱善
 教阿明阿定郭氏林氏悉歡欣感激當堂七八拜致
 謝而去兄弟妯娌相親相愛百倍曩時民間遂有言
非為此禮讓者矣

此案若尋常斷法弟兄各責三十板將田均分便
 可片言了事令君偏委婉化導使之自動天良至
 于涕泣相讓此時兄弟妯娌友恭親愛豈二代以
 下風俗哉必如此吏治乃稱循良

卓洲溪

此等不除便為大盜
 有饑民乘黃昏駕船在卓洲溪攘客適余自普之潮
 以是夜二更過貴嶼見一人攔輿號呼自稱我郭元
 藏也晨往軍埔墟貿易暮從石港泛舟還中流被盜
 攫去銅錢八千黃白楮四十束布衣履囊筐各一事
 舟人王阿象赴水逃生同避難者李啓宣黃朝盛也
 問賊何情形曰十餘人駕八槳船母船不新不舊為
 篷四前一篷破損後載竹篙鎗一束余即于道中停
神速如臨
 輿張燈草檝調保正楊勳李纘蘇贊卿楊新等率丁

壯八十名沿溪飛捕獲者懸賞十金縱者重杖滿百
 越次日尚寂然無踪也得之矣因思多槳船母船非內溪所
 有乃隆津練江運載私鹽之具復調集水保方東昇
 姚萬進鄭茂紀姚子寧等在于練江後溪港一帶遍
 行訪緝越三日果在溪墘鄉港內弋獲八槳船母船
 一隻繫維草岸內有竹篙鎗一束其前一篷亦破損
 問主者則鄭良煥鄭阿清鄭侯器也拘長煥等問訊
 皆茫然不知謂船式偶爾相同且自稱因貧違禁私
 置多槳船母船採捕有時竊載一二石私鹽亦不能

老實

免實無攘奪卓洲溪情事詞甚可信余以鄭阿情素
 比匪江上船母船有幾平日非善良能攘竊者有幾
 度無不瞭然者數詰問不以實告將刑之阿清乃言
 鄉人鄭阿忠鄭阿鄒于二月二十三日在下尾橋邊
 貨賣番薯見王阿協范阿義駕八槳船母船乘風飛
 駛直入貴嶼其舟中有十許人竹篙鎗一束正卓洲
 溪被搶之日此其是矣復喚鄭阿忠鄭阿鄒赴訊如
 所言因命捕王阿協等則王阿協范阿義相率昂然
 自行投訊余心疑其為良民也忽階下有以鄉音相

罪人斯得

相付

此着

甚高幾于網漏

語者曰此必良民也若是盜賊焉敢自來送死味其
此○着○束○工○反○拙○
語意似故使余聞知者余思此左右有人非果善良
則為大盜未可輕釋當從容訊之阿協阿義果不承
鄭阿清等亦無以相難也惟保正鄭茂紀言阿協乃
有名積盜保正李纘楊新言范阿義素非善良而鄭
長煥言二人平日皆在姚紹聰船母船上住宿寢食
透○出○真○消○息○
無他處因復攝到姚紹聰鞫問則紹聰佯為不識阿
協阿義二人也者且自駕雙槳小舟赴驗明非船母
羽翼亦衆
情詞亦似可信也而姚族生監多人林立階下請釋

善良以安本業余曰且遲之復有惠潮道差員李姓
者扣扉諸見余不納遣闖者問所欲為則言貧民乏
食相攘竊亦屬細故不可以大盜通詳恐於道憲考
成有礙余曰災黎元氣未復大事亦當化小吾但欲
情○法○兩○盡○仁○人○之○言○
有罪者伏其辜不肯使干連者疲于路詳解則牽累
多人吾不忍也李又言姚紹聰王阿協范阿義皆善
良請早釋余曰良匪俟審明乃知此非吾所得自主
也越日將再訊思此人出巨族勢力蟠結堂上方發
果○然○可○畏○
一言外閒已知趨避百足之蟲扶之者眾恐未易得

情○乃○屏○左○右○於○內○堂○訊○之○一○切○閑○人○皆○驅○逐○勿○令○窺
 伺○語○言○待○質○諸○犯○亦○分○置○各○處○不○使○相○謀○面○接○耳○先
 呼○保○正○鄭○茂○紀○責○之○曰○汝○職○在○地○方○稽○查○奸○匪○今○縱
 人○讓○客○而○不○以○實○告○即○是○汝○作○賊○也○汝○鄉○中○出○為○匪
 者○幾○人○姚○紹○聰○船○母○船○今○匿○何○處○此○雙○槳○小○船○又○從
 何○來○不○實○言○先○夾○汝○茂○紀○乃○言○姚○紹○聰○王○阿○協○范○阿
 義○此○三○人○搶○劫○是○實○其○餘○同○伴○不○知○姓○名○姚○紹○聰○八
 槳○船○母○船○前○蓬○破○壞○先○在○南○塘○鄉○池○中○後○因○追○求○日
 急○潛○令○其○兄○姚○紹○貴○于○十○五○夜○駕○出○海○門○猷○灣○藉○稱

採○捕○急○則○便○于○遠○颺○其○雙○槳○小○船○乃○事○發○之○後○在○和
 平○港○內○以○二○金○購○來○抵○塞○者○我○畏○其○族○大○強○兇○是○以
 不○敢○言○也○余○叱○退○之○呼○王○阿○協○至○前○給○之○曰○汝○乃○為
 紹○聰○所○欺○無○故○以○父○母○之○身○代○人○受○刑○法○今○紹○聰○已
 自○不○諱○謂○此○八○槳○船○母○船○實○所○置○造○前○蓬○破○損○先○沈
 在○南○塘○池○中○後○使○其○兄○姚○紹○貴○駕○出○海○門○今○在○猷○灣
 弋○獲○矣○其○雙○槳○小○船○乃○在○和○平○買○來○抵○塞○者○價○銀○二
 兩○汝○尚○能○代○為○掩○諱○乎○吾○固○知○汝○等○窮○民○無○家○可○歸
 在○人○舟○中○度○活○亦○是○可○憐○之○事○汝○等○但○勿○作○賊○何○必

妙妙

不○得○不○實○說○矣

相○符

底○裏○盡○吐

紹○得○妙

字○字○說○着○心

富○不○由○人○不○服

宛○轉○得○妙

以○言○結○之

併船而諱之。王阿協叩頭曰：是也。我等實係善良，不

敢作賊。止在姚紹聰舟中寄食而已。余曰：未也。紹聰

言汝盜賊之性，不可與交。彼憐汝無歸，以空船借汝

安宿。汝遂潛招匪類，范阿義等十餘人，竊駕行劫。彼

恨為汝所欺，致遭波累。是以令汝勿言，以受刑法。今

汝尚欲受刑，以快彼之意乎？王阿協仰天嘆曰：我等

有何能為，不過從姚紹聰指麾耳。卓洲溪之事實，姚

紹聰主之，同行者范阿義、范阿喜、姚阿相、馬阿弘、姚

伯蘭、許阿加、邱阿竈、陳伯榮、陳伯燭、陳伯鳳等皆姚

紹聰招來所得。郭元藏等錢十二千七百五十文，皆

姚紹聰俵分。奈何獨歸過于我乎？繼呼范阿義至，亦

如王阿協所言。乃訊紹聰，紹聰猶支吾掩飾。以王阿

協、范阿義供詞告之。紹聰亦直受不辭，且悉數所得

贓物多猪肝、猪肺二者。郭元藏嘻嘻叩首曰：有之日

前，贓單偶遺，後乃記憶。以細微不敢瀆請。今紹聰自

言及此，其為此案真賊無疑矣。方東昇言：邱阿竈乃

姚萬進哨丁。先在姚紹聰家擒捕王阿協，為紹聰所

阻。阿協得脫，乃自赴投訊。又捕獲阿義之兄范阿喜。

直窮到底

王阿協亦老實

不覺多數

出二件所謂是真難得也

省筆

故○仇○誣○非○同○黨○也○而○許○阿○加○陳○伯○榮○陳○伯○燭○陳○伯○鳳○
皆○與○阿○協○阿○義○有○宿○怨○且○有○多○人○公○保○良○善○惟○范○阿○
喜○姚○阿○相○等○跡○甚○可○疑○難○以○掩○飾○而○亦○有○生○監○多○人○
保○結○求○寬○且○有○道○差○為○之○左○右○稍○一○究○詰○則○波○及○富○
厚○良○民○必○欲○直○窮○到○底○恐○無○辜○株○累○者○必○多○從○寬○將○
范○阿○喜○姚○阿○相○馬○阿○弘○等○創○懲○示○儆○而○為○首○之○姚○紹○
聰○王○阿○協○范○阿○義○各○予○滿○杖○枷○號○三○月○示○衆○滿○日○再○
責○四○十○板○造○入○匪○類○冊○朔○望○具○結○點○卯○追○贓○給○還○郭○
元○藏○李○啓○宣○黃○朝○盛○等○八○槩○雙○槩○大○小○船○卽○以○充○賞○

仍○于○姚○紹○聰○名○下○追○銀○十○兩○分○賞○保○正○壯○丁○示○無○失○
信○自○是○溪○河○肅○清○夜○舟○往○來○無○窒○礙○惟○道○差○李○姓○者○
不○悅○且○駸○駸○有○後○言○矣○
○管○得○許○多○

饑○民○攘○奪○似○小○實○大○不○可○不○嚴○然○欲○以○劫○賊○通○詳○
而○置○之○死○地○則○又○似○大○實○小○情○不○忍○也○荒○歉○之○餘○
弗○堪○久○累○使○事○主○有○原○贓○之○獲○而○無○解○省○跋○涉○中○
途○餓○殍○之○憂○莠○民○有○懲○創○之○苦○有○萬○死○一○生○之○慶○
從○茲○改○過○遷○善○不○敢○為○非○法○如○是○足○矣○當○令○君○初○
到○時○此○類○甚○多○欲○詳○不○可○勝○詳○數○月○之○後○遂○已○絕○

履洲公案卷一
三六
跡併攘雞盜狗者亦無之乃知大事化小亦整頓
地方之要着不可以文法拘之也

改甲冊

潮屬詞訟好牽告多人相磨累以示武或捏造花名
惡習宜變
居奇網利或行賂改匿移向他人蓋訟師蠹役樂此
為利余方厲禁之而未止也一日有鄭娘寶毆死林
嘉柱命案牽連助毆之人甚多鄭阿袒出題一名與焉註
係梅花村人遣役攝訊闔村並無阿袒據屍母陳氏
稟稱卽鄭啓亮隨呼啓亮赴訊自言小名阿清並非
阿袒屍兄林嘉樹力爭此人實是阿桶如係阿清我
甘反坐蓋潮邑鄉音袒與桶兩字如一並無分辨余

異之謂啓亮曰今日所重在有無助毆汝即阿桶亦
爭。何妨啓亮呼天搶地言若是阿桶便助毆是真林嘉
自招其禍。樹亦指天誓日言啓亮若不是阿桶我便誣告是真
幾中其計。余曰噫此易辯耳命兵房取家甲冊來觀之則鄭啓
亮小名乃阿稱也字畫濃淡一色渾然無閒余曰若
疑得妙。是阿清則無疑義此稱字可疑恐係桶字所改再取
辨得精細。五年舊甲冊觀之亦是阿稱但中閒小點墨色加濃
不似一筆書成者且閱其兄弟小名旁皆從木豈有
啓亮一人獨從禾邊之理拍案呼曰鄭啓亮好大膽
膽破矣。

也汝小名實係阿桶敢改阿稱以欺我將謂我可欺
乎今助毆是真矣且問汝家甲冊作何改法為汝改
者誰也啓亮知不可隱乃言實名阿桶托兵書林集
大。賢代改者拘林集賢對質則得其賂錢三百文代為
盜改家甲冊是實將林集賢痛責四十板革退兵書
荷校于市者兩月啓亮亦加重責審無助毆情事余
嘆曰鄭啓亮弄巧成拙深可笑也汝家住梅花離縣
二十里鄭娘寶致死林嘉柱之日汝實未嘗在場風
馬無干本縣自能審釋使無串通蠹役盜改官冊此

此膽

刻寧家去矣汝何以深心揣度知我必吊觀甲册又
何以深心善謀連舊册亦併添改作弊如神可畏成
甚豈料我之燭奸亦如神即彌縫至精至巧終難以
相欺乎衆人皆叩首稱神明鄭啓亮以頭觸地乞矜
釋余曰弄法蒙蔽非常大惡吾方爲潮邑除奸弊此
事斷不可寬亦荷校痛快才市使吾民知法紀可也自是
作弊者稍斂余亦嚴禁代書不許牽告五名以上而
習俗爲之一變矣

作弊奇捉弊更奇如此細心焉有冤抑

